

治世餘聞



治世餘聞

陳洪謨撰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聞 餘 世 治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撰 者 陳 洪 謨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長 沙 南 正 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各 埠

紀錄彙編卷之八十三

治世餘聞錄上篇卷之一

正沅箬陂微臣

丁未歲鳳陽亳州并淮安等處皆報黃河清一月及
秋今上卽位先是庚寅春甘露降于郊壇松栢
時憲廟親郊御齋宮取以賜自官翰林院進甘
露頌然是瑞實兆今上之在娠至秋孟肫乃誕
自古聖帝明王之降生不偶蓋必有禎祥兆於先
而非人所預知也况今上實太平天子天意固
有在矣

內監虫蟻房蓄養四方所貢各色鳥獸甚多弘治改
元首議放省以減浪費所司白虎豹之屬放卽害
物欲殺恐非諒闇新政左右以爲疑 上曰但絕
其食令自斃可也

戊申歲縣丞徐頊上疏請理 皇妣薨逝之由以復
不共戴天之讎䟽下內閣擬 旨大學士萬安劉
吉尹直俱在萬劉皆不欲行只言請 上自處內
臣將本去尹復謂曰非不准行只請 上示寬嚴
輕重之意庶好擬旨批示踰三日詢知本在御前
尹語萬劉曰此本不出徐必再言或有他人言必

來問所以不行將何以對今須請出擬行於是內
臣將本來擬尹擬法司看了來說劉曰法司便要
拿人且着禮部尹曰禮部吉凶禮文煩擾不暇萬
卽依劉擬禮部覆本請拘萬家親戚內眷曾經出
入宮闈者究問萬家實與吉通好懼甚私謂尹曰
我與萬家多不往來尹慰之曰此事只宜寬處若
興大獄株連蔓引豈先帝之意哉劉喜曰盛德
之言也少頃太監覃安等將禮部覆本來議擬旨
萬曰何如劉曰先帝存日云覃云搖首不然久之目
尹曰先生如何說尹徐應之云宮闈往事朕承

皇太后洎母后宣慰明白恁說的都是外面浮

議難憑訪究姑從輕處

云

覃曰好好初成化中

皇妣紀氏得幸有娠萬貴妃既覺恚而苦楚之

憲廟乃密令託病出之安樂堂以痞報而屬門官

照管既誕密令內侍近臣謹護視之及悼恭薨後

內庭漸傳西宮有一皇子一二近臣嘗請賜名付

玉牒或訪其外家畧加表異使外庭曉然知之不

然他日何以信服於天下而大學士彭時又嘗託

太監黃賜達云漢高外婦之子且明取入宮今實

金枝玉葉何嫌而諱又有太監張敏固厚結貴妃

主宮太監段英乘間說之貴妃驚云何獨不令我
知遂具服進賀厚賜紀氏母子擇吉日請入宮時
乙未年五月也卽於十九日下勅定名徙紀氏處
西內永壽宮禮數視貴妃中外臣僚喜懼交并後
紀妃有病黃賜張敏將院使方寶治中吳衡往治
萬妃請以黃袍賜之俾得生見次日病少間自是
不復令診視至六月二十八日卒是日天色皆赤
以時享致齋七月朔始發喪追封淑妃

詳見大學士尹直瑣綴錄

是歲追尊 皇妣紀爲孝穆皇太后哀冊有云覩漢

家堯母之門增宋室真皇之慟 上常謂其語語

左右曰此尹直所撰 上曰朕固知之矣

致仕南京兵部尚書王恕陝西三原人 上在東宮

時已聞其名至是首降 勅召之改吏部加太子

太保未幾言官劾各處巡撫及藩臬官內批黜革

恕以爲不得其職力求去不許旣而南臺薦入內

閣 上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委恕吏部若有謀

議亦無不聽三原爲吏書署于門曰宋人有言受

任于朝者以饋及門爲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

都爲羞今動曰贊儀而不羞于入我寧不自恥哉

一時帖然無異議者使非真誠積久而孚亦自不敢書書之適足以憎多口矣

戊申陝西守臣奏天門開人馬百萬自下而浙江處州府亦報景寧縣北屏風山有白馬成群首尾相啣從牛首山迤邐騰空而去

都御史馬文升奏令南京科道點閘大小教場操軍御史張昂給事中周紘往點亡伍者十之三主帥成國公朱儀及太監陳祖生蔣琮恐甚因撫拾掩飾

朝廷命二人回話乃直述所以其事之醜益暴白矣

事下兵部覆奏解之有命補外王太宰恕上章救之不允科道復力諍之乃得調京首領

已西西番貢獅子其性勁險一番人長與之相守不暫離夜則同宿于木籠中欲其馴率故也少相離則獸眼異變始作威矣一人因近視之其舌畧黏則面皮已去其半又畜二小獸名曰吼形類兔兩耳尖長僅尺餘獅作威時卽牽吼視之獅畏伏不敢動蓋吼作溺著其體肉卽腐爛吼猖獗又畏雄鴻鴻引吭高鳴吼亦畏伏物類相制有如此

西域土魯番阿黑麻是年誘殺哈密國王罕慎并虜

王母奪去金印因求封主哈密事下兵部議稱初
太宗朝以西域番夷入貢者多乃卽哈密地封
元遺孽脫脫爲忠順王賜金印凡諸夷入貢悉令
譯文以聞脫脫故其子孛羅帖木兒襲封故無嗣
王母主國事被吐魯番鎖檀阿力王虜王母金印
以去甘州守臣奏報 朝廷差官撫處適鎖檀阿
力王故其子阿黑麻主事守臣乘間奏以王母外
甥畏兀兒種類都督罕慎襲封爲王後阿黑復以
罕慎非貴族假以諸親殺之遣使入貢求封且乞
大通使往和番尚書馬公文升謂今迤北大虜亦

不遣使通好阿里麻自有分地亦難封彼爲王彼若入貢亦所不拒請降 勅責諭之後因王母故本酋乃以金印城池來歸馬公奏請訪求貴族元遺孽安定王族姪陝巴襲封忠順王主哈密未幾諸番夷以陝巴無所犒賜阿里麻復怒大頭目都督阿木郎嘗尅其賞賜又嘗虜其部落頭畜遂殺阿木郎復虜陝巴金印以去報至適阿里麻先所遣大頭目寫亦蒲速兒等四十餘人入貢在京師大學士丘公濬謂馬公曰哈密事重煩公一行馬曰邊方有事臣子豈可辭勞但西域賈胡惟圖窺

利不善射騎自古豈有西域爲中國大患者徐當
靜之丘曰有識言不可不慮因集議請自往衆曰
哈密一方事耳今虜在邊四方多故公往甘涼四
方邊事付之何人乃議以兵部右侍郎張公海都
督僉事侯謙率寫亦滿速兒等往經畧之旣抵甘
州議令寫亦滿速兒等數人并遣在邊通事先以
勅諭阿黑麻順天道歸陝巴金印久未回報阿
黑麻愈肆驕橫詐稱領夷兵一萬用雲梯攻肅州
城并蹂甘州報至朝野頗驚馬公以爲彼張虛聲
以挾我耳且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風川

俱無水草哈密至峪谷又數程亦無水草入貢者
往返皆馱水而行使我整兵以俟謹烽火明斥堠
使疋馬不返夷使入貢至京者亦以此意曉之伐
彼邪謀自此阿黑麻不敢復言攻肅州矣無何阿
黑麻復令頭目牙蘭率番兵二百餘據哈密馬公
請用漢兵三千爲後援別選罕東番兵爲前鋒各
持數日熟食兼程襲之乃令分守肅州副總兵彭
清統領由南山取捷徑馳至罕東急調番兵齊足
乘夜兼道襲斬牙蘭而守臣貪功乃親率漢兵至
肅州又久駐嘉峪關外候罕東兵不至牙蘭預知

之皆遁去洎兵至哈密獲城追勦之僅斬首六百
餘然自是威震西域阿黑麻以是悔過遂遣使入
貢并以陝巴金印來歸且求寫亦蒲速兒等乃降
勅賜陝巴蟒衣綵段冠服護入哈密其三種大
頭目都督寫赤蒲仙係回回奄克孛羅係畏兀兒
并迭力迷失係哈刺灰種類皆翼佐陝巴者馬公
又慮哈刺灰以獵生爲生各番頗懼多不樂居哈
密城請量留其家室之半居肅州許其往來以繫
其心離散夷人大小共二千餘名口咸給牛具種
子衣糧布疋遣撫夷千戶數人護入哈密自是阿

黑麻甚感 朝廷恩威并黑樓國等處咸遣使入貢邊方底寧 九重無西顧之憂矣

庚戌三月陝西慶陽府雨石無數大者鵞鴨卵小者如雞頭實皆作人言說長道短奏詞云云

初北虜進貢三年一次至庚戌又欲一年兩次入貢心雖貪利姦或難測番文自稱大元可汗及稱去年差了三千餘人進貢止准一半阻回一半都生反心有小王子死生定了今再差四千人進貢若都准了便罷若只准一二千呵也不進貢都生起反心了王子那時也主張不得你也難怪我們等